

凤轻

著

# 盛世医妃

中

他是自己的未来夫君，生下就有一双紫眸，令他受尽世人耻笑。  
她却觉得，如此美眸世间罕见。既然打不过他，也逃不了，不如好好享受美男吧！  
只是……皇城之中的日子可不是那么好过的。

 青岛出版社  
QINGDAO PUBLISHING HOUSE

风轻  
著

# 盛世医妃

中

青  
QINGDAO  
PUBLISHING HOUSE  
青岛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盛世医妃 / 风轻著. -- 青岛 : 青岛出版社,  
2016.3

ISBN 978-7-5552-3515-6

I. ①盛… II. ①风…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018212号

书 名 盛世医妃

作 者 风 轻

出版发行 青岛出版社

社 址 青岛市海尔路182号(266061)

本社网址 <http://www.qdpub.com>

邮购电话 010-85787680-8015 13335059110

0532-85814750(传真) 0532-68068026

责任编辑 那 耘

选题策划 李文峰 崔 悦

特约编辑 崔 悦

版式设计 李红艳

印 刷 三河市南阳印刷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 2016年3月第1版 2016年3月第1次印刷

开 本 16开(700mm×980mm)

印 张 48

字 数 750千

书 号 ISBN 978-7-5552-3515-6

定 价 79.80元

编校质量、盗版监督服务电话 4006532017

青岛版图书售后如发现质量问题,请寄回青岛出版社出版印务部调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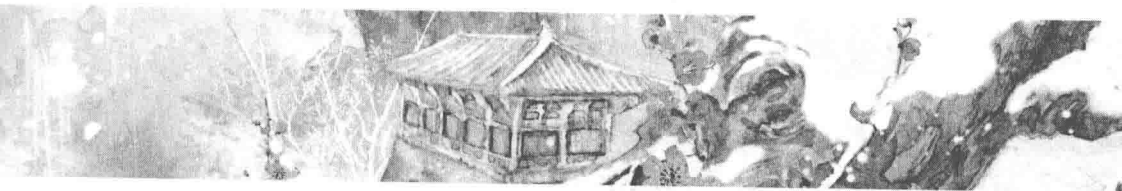
电话:010-85787680-8015 0532-68068638

# 目录 [上]

## CONTENTS



楔子	001
第一章 南宫无瑕	003
第二章 初回金陵	049
第三章 自取其辱	095
第四章 色即是空	139
第五章 乱起辰州	174
第六章 战地红颜	211



# 目录【中】

CONTENTS

第七章	汉王宝藏	251
第八章	星城郡主	291
第九章	自作自受	330
第十章	大婚之期	366
第十一章	新婚燕尔	408
第十二章	所谓真爱	45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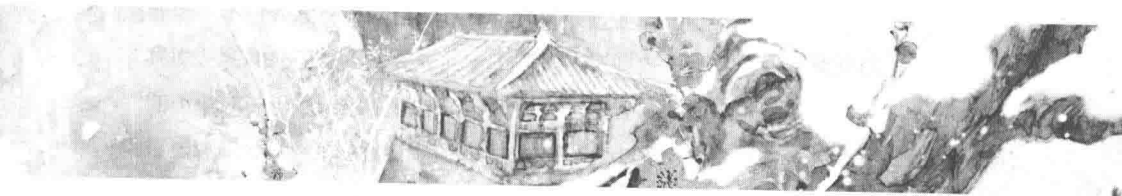


# 目录 [下]

CONTENTS

---

第十三章	金陵世家	489
第十四章	如疯似魔	527
第十五章	灵州之乱	568
第十六章	帝王之殇	612
第十七章	皇权博弈	686
第十八章	血溅宫闱	720



## 第七章 汉王宝藏



距离军营几十里外有一座临江的小城。城外几里处的一个小山谷里一个身穿蓝色衣衫的俊美男子正坐在树下握着一卷书悠然地看着。不远处的火炉上正熬着药，浓浓的药香弥漫在空气中。身后几步远是一间简陋的草屋，屋外门口坐着一个一脸冷峻的青年男子。只是他此时浑身上下动弹不得，只能用一双冷眸定定地盯着树下的男子，可惜对方丝毫不为所动。

满意地翻过一页书，蓝衣男子将手中的书卷放下，抬头看向不远处的人，挑眉道：“看起来，卫世子今天的精神很不错？”

冷峻男子，自然正是落水失踪的卫君陌无疑。卫君陌冷冷地盯着眼前的男子沉默不语，蓝衣男子轻抚着下巴道：“卫世子，这可不是对待救命恩人的态度啊。”

“弦歌。”卫君陌冷声道。

蓝衣男子淡然一笑，俊美的容颜顿时让人觉得如百花盛开、春风拂面，难怪能够引得无数江湖女侠、名门淑女惦念不已。弦歌公子号称琴医双绝，但是江湖中还有另一种说法。据说江湖中最厉害的四种东西便是：水阁阁主的鞭、紫霄公子的剑、秀水仙子的毒和弦歌公子的笑。水阁阁主和紫霄公子少有人见过，但是秀水仙子又称毒仙子，一手使毒的本事出神入化，令江湖中人闻风丧胆。至于弦歌公子，一笑值千金，素有一见公子误终身之称。

此时，卫君陌却一点也不觉得弦歌的笑容好看。他冷然地看着眼前的人道：“弦歌公子有何指教？”

弦歌笑容可掬，令无数女子思之欲狂的笑容仿佛不要钱一般，只是口中说出的话让人不寒而栗。只听他轻声道：“其实……在下也很是苦恼。到底是应该……救你呢，还是应该直接毒死你。”弦歌公子若是想要毒死谁，只怕连具尸体也没有人能够找得到。那所谓江湖第一用毒高手的毒仙子在他面前更像是小孩子在耍把戏。

卫君陌淡淡地道：“你不妨试试看。”

弦歌似乎真的在认真思索这个问题，良久还是摇了摇头叹了口气道：“我若真的毒死了你，那丫头只怕要找我算账。那天真的应该让你淹死算了。”

“你那天要是不多事，我早就回去了。”卫君陌淡漠的眸眸仿佛在如是说道。

当时他受的伤当真不是多重。只不过落水的瞬间被几个投靠了张定方的江湖中人给盯上了，这才费了点劲一路到了下游。谁知道刚刚杀了那几个江湖中人准备歇口气回去，

就遇到了这个瘟神。

卫君陌还记得当时，一身蓝衣，风姿卓然、飘逸如仙的青年男子，背着个药箱站在不远处，看着他温和地问道：“阁下就是卫世子吗？在下弦歌。”

他还没来得及说话，浑身上下就僵硬地动弹不得，然后眼前一黑便昏死了过去。

“在流水里下毒也是很不容易的，否则怎么能制得住武功高强的卫世子呢？”事后弦歌公子忍不住感叹道。真的不容易啊，为了悄无声息地制住卫君陌，他在上游不远的地方投下了整整十几瓶的毒药，总算是成功地让泡在水里的卫世子中招了。但是那代价……弦歌公子表示他完全不想再用同样的方法对付一个人了，每倒下去的一瓶药都要比跟它们同体积的黄金更值钱啊。

“师兄！”

南宫墨的声音在谷外响起，弦歌公子站起身来剑眉微挑：“这么快就来了？真是的……辛辛苦苦养了好几年，倒是对别的男人这么热心，果然应该先毒死你吗？”

说话间，南宫墨已经出现在了不远处的谷口，身后还跟着房和危以及蔺长风等人。

弦歌挑眉一笑，眼神温和地看着南宫墨：“无瑕，原来你还记得师兄啊。”

南宫墨有些惊喜：“师兄，你怎么在这儿？”

弦歌挑眉看了一眼南宫墨，抬手指了指卫君陌道：“路过，刚好捡到的。是你的吧？”

南宫墨骤然，身后的蔺长风跟上来笑道：“原来是弦歌公子，久仰大名。多谢你救了君陌。”看到卫君陌坐在一边一动不动，不由得诧异：“君陌？”紫霄殿众人纷纷瞪向弦歌公子，神色不善。这情形，分明是眼前这人挟持了他们公子。

蔺长风伸手去替卫君陌解穴，却发现根本没用，不由得回头看向南宫墨。弦歌淡淡地道：“急什么？他身受重伤，乱动没什么好处。”

看上去完全不像是重伤的样子啊，特别是在看到卫君陌越加冰冷的脸色和弦歌公子让人心头发凉的笑意时，这种感觉越加明显。

“师兄……”南宫墨轻声唤道。

弦歌望着她，有些无奈地叹了口气，道：“师兄可没骗你，这家伙仗着自己武功好胡来，旧伤未愈又添新伤，若是不治，将来可活不过五十。”这个南宫墨自然知道，只是一来是现在没时间，二来养生温养之道实在非她所长。她正打算到时候请师父或者师兄看看呢，谁知道卫君陌就先一步遇到师兄了。

听了弦歌的话，蔺长风等人也变了脸色。三年前卫君陌和宫驭宸一战伤得有多重他们都是知道的。弦歌公子医术称绝天下，他说的话自然不能不信。

弦歌指了一眼旁边的药炉，有些不悦地道：“这药需要连用七天才能见效，这家伙总是想要跑。若是前功尽弃，下一次可没那么容易正好能够找齐这些药材。”南宫墨早



就闻到了，那看似不起眼的药罐里放着的都是难得一见的药材，有许多师兄平时还舍不得拿出来用呢，这次倒是全给卫君陌用上了。

“师兄，多谢你。”南宫墨道。师兄下了如此大的本钱，多半是因为她的关系。

弦歌抬手揉了揉她的发丝，道：“谢什么？不过是一点药材而已。”

“那个……”藺长风忍不住摸摸鼻子道，“这样一动不动，是必须的吗？”没看到卫君陌都快要冻成冰棍了吗？

弦歌心情好了一些，抬手抛过去一个药瓶给藺长风。藺长风接在手里正要给卫君陌服下，却见卫君陌闷哼一声慢慢站了起来。弦歌有些惊讶地挑眉，他每天给他下一次药，他居然还能这么快将毒全部逼出来，果然是实力不俗啊。

南宫墨有些头疼地扶额，只怕卫君陌是知道师兄的身份才没有动作。若是真的不认识，这两个人……还真不知道谁死谁活。

藺长风看看弦歌，再看看卫君陌，也只能无奈地叹了口气。果然，大舅哥没有那么容易应付，比起南宫家的两兄弟，这一位才是正主。也不知道这几天君陌受了什么样的折磨脸色才这么难看。不过……要娶漂亮媳妇，苦其心志，饿其体肤也是理所应当的吧？何况还有这么厉害的大舅哥，卫君陌也算是赚了。只要他能摆平这位弦歌公子。

挥挥手，藺长风道：“既然没事，咱们就先走了。房，你回去给南宫将军报个信，就说……卫君陌身受重伤，现在要养伤不能回去。”既然有病，就得治。反正南宫怀现在也打不了仗，卫君陌回去也是待着。

“请南宫将军先隐下我的消息。”卫君陌淡淡地道。

“是，殿主，公子。”

藺长风朝南宫墨挤眉弄眼一番，也不管南宫墨看没看懂他的意思，就带着一群人浩浩荡荡地走了。

幽静的山谷里，一时间只剩下三人了，气氛再一次凝重起来。

南宫墨叹了口气，道：“师兄，君陌，你们用饭了吗？”

两个男人对视一眼，卫君陌沉默地摇摇头，弦歌悠然笑道：“师兄可是有许久没有吃过墨儿做的菜了。”

南宫墨道：“我去做饭，你们聊吧。”说着逃也似的进了小屋，心里暗暗抹汗。当年她怎么就没有带个男人到大哥跟前去看看呢？好歹也能有些经验啊。

屋外，两个男人面面相觑。弦歌公子笑容和煦，风度翩翩：“墨儿是个单纯的姑娘，我一直担心她以后会被人给骗了呢。”

“弦歌公子以后不用担心了。”卫君陌淡然道。

弦歌点点头，道：“确实，从前我是担心她被许多人骗了，以后……只要看着她别

被一个人骗就可以了。”

卫君陌沉默了片刻，道：“我不会骗无瑕。”

弦歌挑眉，道：“哦？据在下所知……靖江郡王府可并不平静。”

卫君陌抬眼看了他一眼道：“无瑕并非需要人护在羽翼之下的弱质女子。”

弦歌冷笑一声道：“哦？所以就可以让墨儿为你奔赴战场，去蹙靖江郡王府那一摊浑水？还有你那个紫霄殿……身为公主之子，当朝皇族，暗中插手江湖之事，卫君陌，你想干什么？”

卫君陌沉默良久，方才沉声道：“我什么都不想做，只想保护我想要保护的人。无论做什么，我都会跟无瑕一起。”

草屋外，有片刻的沉默。明明山清水秀、景色宜人，气氛却凝重得让人仿佛连呼吸都无法顺畅一般。许久，方才听到弦歌沉声道：“你最好说话算数，如果……”

“不会有如果。”

弦歌冷笑一声，继续被卫君陌打断的话：“你会知道，欺骗我弦歌公子的后果。”

南宫墨一边在小屋后面的露天厨房做饭，一边倾耳仔细听着外面的动静，有些无奈地苦笑。她实在是不会处理这种情况，只好遁走了。只希望这两人能理智一些，这几天……师兄要刁难卫君陌出气应该也出过了吧？想到此处，南宫墨犹豫了一下，决定还是多做两个卫君陌喜欢的菜。

身后传来一阵脚步声，南宫墨回头便看到卫君陌脸色平淡地走了进来。

“你怎么来了？”

卫君陌看了看她跟前放着的各种蔬菜道：“我帮你。”说着很自然地接过了洗菜的活。当初在丹阳的时候，卫君陌和藺长风在南宫墨家住了好几天，对于这些事情倒也算得上熟练。第一次被支使着洗菜的时候卫世子还是忍不住愣了一下，但是看着蓝衣少女神色温婉地站在一边做菜的模样，不知怎么突然又觉得这样其实很好。

看着他的动作，南宫墨抿唇微微一笑并不阻止。小小的厨房里突然挤进两个人，便显得有些拥挤，不过却也更多了几分温馨。南宫墨侧首看了看他，问道：“伤得重吗？”

“没受伤。”卫君陌犹豫了一下，又道：“不重，皮外伤。”

南宫墨了然，卫君陌迟迟不归果然不是受伤的原因，而是被师兄拖着走不了吧。手上一边忙碌着，南宫墨一边道：“师兄他只是担心我。不过这次……”这次师兄把卫君陌强押在这里，却连个信都不给报，确实是有些过分了。若那个人不是师兄，想起这几天的焦急，南宫墨只怕会忍不住想要当场给对方几拳。

“我知道。”卫君陌道，如果不是因为他知道弦歌是无瑕的师兄，弦歌想要制住他也未必那么容易。而且，原本他也没打算那么快回去，只是弦歌不让他给无瑕报信，让他很是不爽罢了。

南宫墨好奇，问道：“可是有什么计划？”看卫君陌这般不骄不躁的模样，便知道他也并不急着回去。

卫君陌微微点头，道：“江湖事还是江湖的比较好。让水阁的人插手战事，变数太大。”

“你是想要对付宫驭宸吗？”南宫墨沉吟道，“师兄没误你的事吧？”

卫君陌沉默地摇摇头，侧首看了看站在身边忙碌着的美丽少女，眼底掠过一丝笑意。虽然被突然杀出来的弦歌打乱了计划，但是现在他却有些感激弦歌了。若是没有弦歌这么横插一下，无瑕怎么会忘了追究他故意落水的事情？

等到两人端着饭菜出来，桌上只有弦歌留下来的一封信笺和一个给卫君陌的药方，弦歌公子早已经飘然而去。信笺中，弦歌公子表示师妹有了未婚夫便将师兄抛到一边，师兄很是伤心，不想留下碍眼。等到他们大婚之时，再上门道贺。如果卫世子做了什么对不起小师妹的事情，千虫百毒散侍候他全家。

“……”宛若谪仙的弦歌公子说出这种粗鲁凶狠的话，让外人看到医仙的真面目一定要吓掉一地的下巴。

南宫墨无奈地一笑，收起信笺笑道：“不知道为什么，我觉得我们很快就会再见到师兄了。”

“……”我一点也不想见到他。

卫君陌对付宫驭宸的方法也非常的简单粗暴，他没有直接去找宫驭宸的麻烦，而是命令紫霄殿攻击水阁各地的据点。紫霄殿打出的理由也十分诡异。

水阁阁主暗算了紫霄公子！

对此，官阁主忍不住想要嘴角抽搐，他若是真暗算了卫君陌那才好呢。问题是，他连卫君陌在哪儿都不知道！

水阁不是宫驭宸全部的势力，但是绝对是他大部分的势力。自己的自然是比别人的要重要得多，所以宫驭宸不得不提前抛弃了张定方接受紫霄殿单方面的宣战。因为紫霄殿的现任殿主藺长风根本没有给他反对的机会，直接就只有一个字——打！

于是，战场上暂时消停了，暗地里的江湖中又热闹了。

辰州二百里外的瑾州城，一处茶楼里，南宫墨一身白衣，朱唇轻点，眉宇间画着一支艳丽的凤羽，腰间系着金色的腰带，面覆轻纱，清丽中自有一股妖娆动人的气息。只怕就是金凭轶当面，也未必能一眼认出这就是当日坑了他的黑衣女子。

“我以为你会直接去找宫驭宸麻烦呢。”不知道宫驭宸知道他到处找的某人，却跑到了离他们两百多里的瑾州喝茶，会是个什么表情？

卫君陌唇边勾起一丝淡笑：“找他做什么？咱们是出来平乱的。”

所以，你的目标从头到尾都是在张定方身上。宫驭宸那里，只是想要调虎离山吗？

望着楼下来来往往的行人，他有些叹息地道：“这个张定方果真不简单。不……或者应该说宫馭宸果真不简单。”他们之前只看到了辰州城的紧绷和压抑，却没有看到瑾州城的秩序。刚刚控制湖广才不过一个多月，现在就能够做到这个程度，至少证明了张定方在湖广一代的名声并不差。

“这十几年，张定方都是隐居在湖广吗？”南宫墨问道。

卫君陌道：“张定方本就是瑾州人。”

南宫墨挑眉道：“所以，瑾州才是他的大本营。”

卫君陌淡淡地道：“瑾州夹在辰州和越州中间，先于辰州或者越州被攻击的可能性接近于无，你说，张定方在这里放这么多兵马做什么？还有那些江湖中人……”低头看了一眼楼下，卫君陌紫色的眼眸中并没有什么波动。

只要辰州和越州不破，瑾州绝对万无一失，张定方却在这么一个地方放了数万兵马。要知道，张定方现在手里的兵马并不算多。南宫墨思索了片刻，叹了口气道：“这里藏着对张定方很重要的东西。我一直没想明白，张定方无子无女，年过花甲，这个时候起兵造反……到底是为了什么？”

卫君陌并不感到诧异，淡漠地道：“张定方对汉王陈亮非常忠心。当年汉王兵败之后还曾经想要刺杀陛下，可惜失败了。更何况，就算他自己没有这个意思，总是会有人让他有这个意思的。”

“陛下放了他？”她与当今陛下虽然只有一面之缘，但是只听传言就知道这位绝不是那种肯以德报怨的人。

卫君陌摇摇头道：“不，他自己逃走了。所以他要反也不奇怪，不反他只能一辈子隐姓埋名。”

南宫墨耸耸肩，笑道：“卫世子的消息似乎格外灵通。”

卫君陌轻声道：“无瑕想知道，我可以慢慢地讲给你听。”

不知怎么的，南宫墨美丽的俏脸忽地有些发热，只得在心中庆幸幸好戴着面纱，否则当真是丢脸了。

见她如此，卫君陌眼底笑意闪现，却又立刻垂下了眼去喝茶，淡淡地道：“无瑕不想知道那些江湖中人在城中做什么吗？”

南宫墨挑眉，定定地望着他。卫君陌道：“只怕，无瑕很快就会碰到熟人了。”

“熟人？”顺着卫君陌的眼眸看过去，果然看到了熟人，而且还不止一个。

不远处的人潮中，一眼望去就能够看到穿着一身耀眼金衣的金凭轶，还有他身后跟着的一群七星连环阁的人。而金凭轶的身边走着的，竟然是张无心。只是此时他们这个方向看过去，金凭轶眉眼含笑明显是想讨好张无心，但是张无心却显得郁郁寡欢，即使是隔着面纱也能感觉到她的漫不经心。

南宫墨指了指张无心笑道：“看到了吗？天下第一美女。”

卫君陌连看都没有看一眼，只是低头看着眼前的少女道：“第一美女？与我何干？”

南宫墨诧异：“世人皆有爱美之心，看两眼我不会怪你的。”

卫君陌道：“除了无瑕和母亲，任何人在我眼中都是一样的。”

南宫墨笑弯了眼睛，笑眯眯道：“原来卫世子很会说甜言蜜语。”

“不是甜言蜜语。”卫君陌认真地道。

南宫墨明白他话里的意思，脸上也更多了几分笑意：“你猜他们是来干什么的。”

“去查查。”卫君陌侧首对身后的人道。站在一边充当壁花的房暗暗松了口气飞快地冲了出去。公子和南宫小姐相处得太甜蜜，他这样的孤家寡人受不了啊。还有，殿主你担心南宫小姐和公子的感情真的有必要吗？一路上险些闪瞎他的狗眼好不好？

紫霄殿在城里也有自己的房产，卫君陌牵着南宫墨的手熟门熟路地走到了城中一座并不太起眼的宅邸门口，走了进来。进了二门，果然里面都是紫霄殿的人，房也早早地在里面等着了。

“公子，南宫小姐。”见到两人进来，众人连忙起身见礼。卫君陌点点头，拉着南宫墨在主位上坐了下来。他抬眼淡淡地看了房一眼，房立刻起身恭敬地禀告道：“启禀公子，金凭轶来瑾州城的原因已经查出来了。最近不知从哪儿传出来的传言，说是早年汉王留下来的宝藏被张定方藏在了瑾州城里，所以已经有不少江湖中人往瑾州城来了。金凭轶就是奉了张定方之命，前来看护这些宝藏的。”

“那岂不是不打自招？”南宫墨挑眉道。

房道：“所以，这个消息只怕确实是真的。如果张定方置之不理，最后宝藏的下落很可能会真的曝光。”

“也可能是假的，张定方想要将觊觎宝藏的人一网打尽。”南宫墨道。

房有些怀疑道：“张定方现在已经和朝廷为敌，如果再得罪了江湖中人，那岂不是两面受敌？对了，这是咱们查到的藏宝图。”房送上了一张画着地形图的图纸，卫君陌接过来只看了一眼，道：“假的。”

“啊？”房有些呆滞地望着卫君陌，看一眼就能够知道是假的？虽然他们知道公子很厉害，但是也没有这么神吧？

南宫墨接过来，仔细研究了半晌，摇了摇头，看向卫君陌，示意他给个说法。

卫君陌道：“地图上标记的这几个地方，十几年前陛下早就让人找过了。”

“也就是说……真是一张十几年前的藏宝图？”

卫君陌点点头：“宫中藏书楼里现在还收着这张图。”

“这就有意思了。”南宫墨托着下巴思索着，“这藏宝图最早是谁放出来的？”

房摇了摇头，被人骗了，他的心情有点不好。

南宫墨含笑看着半点也不着急的卫君陌问道：“卫世子有什么想法？”

卫君陌眯眼，紫色的眼眸中绽放出一丝冷芒道：“至少，可以肯定……宝藏确实是在张定方手里。而瑾州是张定方的大本营，所以……宝藏确实是在瑾州没错。”

“但是我们没有那么多时间。”南宫墨道，虽然以养伤为借口他们可以暂时不回去，但是不可能拖得太久。

卫君陌问道：“无瑕有什么想法？”

南宫墨眼珠一转，笑吟吟地道：“打草惊蛇。”

“嗯？”卫君陌挑眉。

南宫墨道：“藏宝图肯定不是张定方放出来的，放出这藏宝图的人自然也知道这绝不是真的。那么……如果又出现了另外一份藏宝图呢？我想，张定方应该不会揭穿这个的，他巴不得全天下的人都为了假的藏宝图打得死去活来，他好坐收渔利。”

房有些不解，道：“就算是如此，对咱们能有什么好处，我们依然不知道真正的宝藏在哪里啊？”

南宫墨道：“你觉得……张定方的大军不需要钱吗？大军消耗动辄百万，张定方的后勤军需在哪儿？瑾州城只有这么大的一块地，一旦关注的人多起来，张定方想要再做什么也会非常的不方便。咱们也才能伺机找出宝藏。”

房这才有些了然，道：“打草惊蛇，暗度陈仓。有那些寻宝的人替咱们拉住张定方的注意力，咱们才方便去寻找真正的宝藏。”

南宫墨点点头，微微叹了口气道：“虽然话是这么说……不过要找到只怕也不容易。张定方能藏十几年……总不会是寻常地方。”

“无须担心。”卫君陌闻声安慰道，“找得到自然是最好，找不到也无妨。”

南宫墨嫣然一笑道：“我知道，卫世子不缺钱。”

城中张府。

金凭轶坐在书房里对着桌上的地图苦苦思索，好半晌，又看了一眼旁边的另一份地图眉头锁得更紧了。跟在他身边的女弟子也好奇地看了看地图，问道：“师父，这真的是藏宝图吗？”

金凭轶摇摇头道：“你觉得张定方会任由藏宝图在外面到处传吗？”

“既然如此，师父还看这些干什么？”

金凭轶道：“虽然这藏宝图是假的，但是真正的宝藏肯定是在瑾州的。我只是想要看看……到底什么地方更适合藏宝藏？”

女弟子没敢问金凭轶是怎么知道真正的宝藏肯定是在瑾州的，只是笑道：“咱们七

星连环阁富甲天下，师父还稀罕那些宝藏吗？”

金凭轶含笑看了她一眼，笑道：“人为财死鸟为食亡，谁会嫌弃钱太多呢。不过……为师倒是确实并不将这些钱看在眼里，没有足够的势力，再多的钱也是靠不住的。”

女弟子眨了眨眼睛，道：“难道师父有什么计划？”

金凭轶眼眸微冷，淡淡地道：“不该问的事情就不要问。”

女弟子脸色一白，连忙请罪道：“徒儿知错，求师父恕罪。”

金凭轶轻哼一声道：“下去吧。”

“是。”

“阁主，属下求见。”门外，一个不起眼的中年男子走了进来。

金凭轶将桌上的藏宝图一卷扔到了一边问道：“有什么消息？”

中年男子道：“藏宝图的消息果然已经传遍了整个江湖，这两天陆续不断有江湖中人往瑾州方向赶来。而且……据说朝廷也派了探子过来。”

“朝廷的人？”金凭轶皱眉。他是江湖人，对朝堂上的人自然没有什么好感，更容易想起来让他吃了大亏的孟玥。虽然只是损失了一柄青冥剑，但是如今只怕也有不少江湖中人在暗暗笑话他纵横江湖几十年，竟然被一个初出茅庐的小丫头给骗了。

中年男子点点头，道：“另外……有消息说，目前江湖上流传的藏宝图是假的。这张图是十几年前汉王故弄玄虚布下的疑阵，但是……真正的藏宝图也已经出世了。这才是许多江湖中人赶过来的原因。”

“真正的藏宝图？”金凭轶皱眉，他可没有听张定方说起过有什么藏宝图，只怕就算是真有也早就被张定方给毁了。

中年男子点头道：“据说……当年汉王将藏宝图分为了两份，其中有一份托付给了自己的友人，也就是九阳山灵虚观的青华道长。如今……青华道长下落不明，藏宝图……流落江湖了。”

金凭轶垂眸沉思了许久，方才道：“立刻派人去询问一下张将军，问他知不知道这件事。另外……也传信给那位，问他有什么打算。”他对这批宝藏虽然有些心动，但是还不至于到非得到不可的地步，可若是被旁的什么人得去了，对他来说也不是什么好事。

“是。”中年男子应声道。抬头看了一眼金凭轶，犹豫了一下男子忍不住问道：“那位……到底想要做什么？将藏宝图的消息散布出去，对张将军的大事影响颇大啊。”

金凭轶冷笑道：“你还没看出来吗？你真的觉得他是想要帮张定方？他若是真心的，何必弄出这么一出？又何必在关键时刻弃张定方而去？”

“既然如此，阁主和张将军的结盟……”若是张将军失败了，岂不是等于他们也失败了吗？这一次七星连环阁可是跟张定方绑到一起了的。

金凭轶淡淡地道：“本座什么时候跟张定方结盟了？一个年过花甲的无儿无女的老头子，居然想要起兵造反？本座就算是合作，也会选好合作的人。”

男子一愣，顿时恍然大悟，只是有些担心地道：“那位公子……似乎有些……”那位倒确实看上去比张定方要厉害得多，但是同样也太过神秘和诡异，让人不能放下心来。

金凭轶淡淡地道：“放心，本座心里有数。你亲自去告诉他，先不要跟那个什么紫霄殿的人斗了，若是再不过来，宝藏被人拿走了本座可不负责。”

“是，阁主。属下告退。”中年男子恭敬地退了出去。

书房里只剩下金凭轶一人，沉思了半晌，金凭轶一挥袖推开了靠着桌边的窗户。原本幽暗的房间里顿时多了一片光明，越过窗户，远远地看到张无心带着侍女漫步在花园中，美丽的容颜上带着一丝愁苦和悲哀。金凭轶眼底闪过一丝冷笑，房间里响起一声不屑的轻哼。

宝藏的吸引力果真是非同小可，即便是现在这种敏感的时候，也能够明显地感觉到瑾州城一天比一天热闹起来。

南宫墨有些无聊地坐在茶楼最顶层视野最好的位置打量着下面来往的人，忽地眼睛一亮：“君陌有事要办，咱们也去找个人玩玩吧。”

“小姐的意思是？”

“金凭轶。”南宫墨笑道。

房忍不住一脸无奈：小姐，金凭轶是上辈子欠了你几千万没还吗？第一次杀了人家的儿子，第二次坑了人家的宝剑，这一次，你还想要干什么？

看着他苦着脸可怜巴巴的模样，南宫墨掩唇一笑，道：“怕什么，这次带你一起玩。”

属下一点也不想玩，您还是带着公子玩吧。

要找金凭轶玩也没有那么容易，自从被人骗过之后金凭轶就对外人提高了警惕。纵横江湖几十年，金凭轶也并不是那么容易被骗的，但是，金凭轶手下的人未必都有他的这份警惕。

如今七星连环阁攀上了张定方，原本就嚣张的阁中众人更是不将寻常江湖中人看在眼里了。虽然金凭轶刚到瑾州不过几天，七星连环阁的弟子在城中倒是惹了不少事。

二楼最好的一个位置上，几个七星连环阁的弟子正在大吃大喝，喧闹不已，引得周围的食客虽然愤怒却是敢怒不敢言。

看到南宫墨下来，原本闹哄哄的酒楼上顿时安静了下来。七星连环阁的几个弟子呆地望着眼前刚刚走下楼来的白衣女子。只见这少女身形窈窕纤细，一身白色纱衣绣着精致的金色花纹，一根金色腰带系于纤腰，几颗明珠串成的坠子上系着金色丝带压着飘飘白裙，还有那眉心处文着金色的凤尾花钿，说不出的清贵动人。江湖上什么时候……多了这么一个美丽的女子，就是比起阁主身边的那位号称第一美人的张无心也丝毫不差啊。



“这位姑娘……不知这位姑娘贵姓？”为首的一个七星连环阁的弟子上前，涎着笑问道。

南宫墨抬头瞥了他一眼没说话，那人却觉得这一眼带着十二万分的风情，忍不住又往跟前凑了凑。

房眼皮一跳，一伸手将手中的剑横在了那人跟前。那人脸色一变，满脸敌意地盯着房道：“兄台这是什么意思？”

房毫不客气地道：“小姐身份尊贵，请阁下后退几步。”

那人顿时变色，怪笑一声道：“身份尊贵？现在这瑾州城中还有什么人身份能比咱们七星连环阁更尊贵的？小美人，不如乖乖地跟咱们兄弟回去，将来保准让你吃香的喝辣的。”

南宫墨嫣然一笑道：“哦？当真？”

“这……自然是当真。”那人道。

南宫墨悠悠地道：“七星连环阁诚然是名扬天下，不过……据说阁中弟子门人不下三千。你……又怎么保证让我吃香的喝辣的？”

旁边几个七星连环阁的弟子也拥了过来，有人笑道：“姑娘，王师兄是咱们阁中副总管的亲弟弟，自然是说一不二的。”其他人也跟着附和着。

南宫墨想了想，道：“副总管……”

“你可别小看了我哥哥。我哥哥可是阁主最信任的人了。”男子炫耀地道。

南宫墨想了想，道：“我知道了，既然如此，不如咱们私下聊聊？”话音刚落，房就已经上前一步扣住了男子的肩膀。那人察觉不对，脸色微变，却察觉到背心处传来一阵尖锐的刺痛。只见白衣少女清冷的眼眸正定定地望着她，轻声道：“咱们私下聊聊，你看如何？”

“好，自然是好。”男子僵硬着笑容，冲身后的人说道：“你们先回去，我稍后回去。”感觉到身后的痛楚更重了几分，他连忙又补了一句道：“别告诉我哥。”

众人只当他有了艳遇，既是羡慕又是嫉妒，调笑了一番又保证不会告状这才纷纷离去。

房带着那男子跟着南宫墨转身进了酒楼的厢房，这才一把将男子推到了椅子上，他有些无奈地笑道：“小姐想要找人问话直接让人抓了就是，何必亲自出马？”

南宫墨微笑道：“强行抓人难免会被人发现，何况，哪有那么好的机会可以随时悄无声息地抓到？”七星连环阁的人虽然嚣张，但是金凭铁也不是傻子，早就吩咐了这些人不得擅自落单，想要悄无声息地抓走一个人并不容易。

看着那男子恐惧的神色，南宫墨抬手捏开他的嘴扔了一颗药丸进去，然后才解开了他的穴道。

男子挣扎着站起身来，惊恐地道：“你到底是什么人？给我吃了什么？”他也不是傻子，自然不会认为眼前的女子给她吃的是糖丸。

南宫墨笑道：“我们是什么人你不需要知道，你只需要想想能够用什么换回你这条